谷慧兒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谷慧兒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揚州西山董君名韶秀，字梅仲，美男子也。少以神童補博士弟子員，其父晟鍾愛之若命。時草賊劉青海蠢動，村堡郡邑，團防備禦。凡世家子，多於呫嗶暇習武備，生亦與焉。擇配甚苛，每云「娶婦須無俗韻，庶生子始得英物。若蓬首鳩盤荼，寧終鰥耳。果得可人，當不以門第限。」一時議婚輒少許可，晟亦不忍拂，以故年冠猶獨居也。一日，有老夫婦攜一幼女、一禿髮童來，自云陝人，戈姓，善演戲術，鳴鉦擊鼓，各獻所長。

女名谷慧兒，貌豔冶，弄盆子，唱鷓鴣，舞柘枝，觀者如堵牆，無不喝彩。尤能纖足繩上行耍，渾脫瀏亮，令人想公孫大娘。女甫下，即見禿髮童獻方朔桃，栽莊子瓜，變幻生物，女遽捧金漆盤索戲值，得彩甚豐。瞥見生雜人叢中，如雞群鶴立，凝睇不忍去。生亦愛其美，溜眼波焉。少時生渴思飲，女于百步外擲櫻桃入生口，屢擲屢中，如彈無虛發。

市散觀止，生煢煢步芳郊，女突於身後牽衣，問姓名居址，詳告之。又以繡帕裹櫻桃百顆贈生，且曰：「郎於夜靜，曷過我寓廬清譚？」生應之而終怯物議。明日再演，不敢往。旋有媒約詣晟，告曰：「戈史愛賢郎英發，願以息女奉箕帚。」晟卻之，生不知也。明年，翁媼復來，於近村芳草地開圍場，築行臺，彩絲錯雜，金碧陸離，揚言曰：「吾女年及笄，當為人婦，然不願闖茸兒，今與諸君約，無論流品，不計家世，敢登臺與吾女一角拳勇，勝則嫁。年邁人無食言。」每晨鼓吹畢，哀絲豪竹迭奏，女豔妝含笑登場，較曩時尤美。視臺下老稚咸集，乃扣梁而歌曰：

怕逐楊花結陣飛，好花莫當野薔薇。薔薇花好刺傷手，郎若無情妾自歸。

歌畢嬌喚曰：「好男子何妨賜教，一角低昂，無靦腆為裙釵笑也。」里之惡少年，既戀其美，又惡其誇，且藐其柔，乃魚貫上。甫交手，即如片瓦高處擲，數日無勝者。次日，生在塾中聞其異，偕同硯人來窺。女彈鋏歌曰：

水上清風天上月，雲際鶼鶼波底蝶。不為卿卿我不來，好花欲折何妨折。

生聞之心動，然憚其勇，不敢角。眾慫恿之，乃攬衣躍登，拼博美人一擲為笑。女見生若不相識，含笑曰：「妾風塵陋質，不敢附名門，竊借好身手作紅絲，非兒戲，倘有冒觸威儀，能賜憐恕否？」生曰：「試為之。」眾睹生與女如璧蕊瓊英，因風滾舞。無何，女遽折小蠻腰，翹蓮瓣，作天女掃花勢。生乘隙遽托足一擲，女已跌百步外，伏地嬌啼。翁媼齊出拍掌曰：「真吾婿也。」即盛服詣生家，以意告晟，晟不許。翁曰：「前已預言，誰教文郎顯手段，絕無憐香惜玉情耶？谷慧兒當場出醜，非市上買蔬果能任人顛簸者。」晟不應。嫗曰：「若毀約不難，煩君家閨秀出與吾家禿髮童一擲便了。」晟怒叱之。翁即伸掌擘庭前大槐樹，樹斷如刀切，曰：「兒女婚姻，三生註定，敢有再拘執者有如此樹。」晟始恐怖。村中父老豔其事，爭贊其成。須臾，鼓樂雷動，彩輿到門，白足健兒十余人，輪運妝奩，極富。呼生出，與交拜，成嘉禮。堂上設華筵，若宿構者。翁媼上坐，顧村人曰：「女貌雖陋，奩篋雖薄，尚不辱沒葭莩乎？」舉杯略一呷，禿髮童跪白曰：「兩衛備矣。」翁媼即起辭，晟挽留不迭，問何之？曰：「愚夫婦大忙，其所以僕僕風塵逢場作戲者，為小妮子擇婿耳。頃付託得人，從此天涯海角無定止矣。」匆匆出門，各跨一騾，電掣風馳，蹤跡頓杳。眾駭詫，究不知其誰何。

入視洞房，窮極壯麗，亦不知何猝辦如是。生之小友聞得麗偶，爭致酒為賀，揚俗謂之送房。其實恣飲嚼，供嘲謔，陋習也。生為眾勸飲，酩酊沉醉，比客散，已玉山頹。蓮漏三催，生斜臥繡榻，女凝妝坐鏡臺側，遣婢媼就寢。突見床頂有刀光一閃，女不語，支頤假寐伺之。蓋樑上君子瞰其奩富，乘鬧新時掩入，意女勇，亦從無新嫁娘能捉賊者。遽從床頂躍下，扛一巨篋，肩負出房。女從容抽刃出，隨賊躍登屋，屋盡登樓，樓盡登牆，遽捉其領若千鈞壓。賊舍篋，哀釋之。女曰：「狗奴若不留一切證，吾無以對吾夫，曷留下首領去？」賊哀之，涕欲死。女抽刃削其兩耳下，始放走。

女攜篋袖耳歸，眾猶酣寢，雞犬不驚。掩戶卸妝，移燭入幃，為生解衣，抱入香衾。生醒們之，肌膚滑膩，香澤溫柔，狎之，猶處子也。清晨拜見姑嫜，袖出兩耳擲几上，血猶漉漉。驚詢，詳告之。問：「既真勇，何藝出怯書生下？」曰：「是不過攀龍附鳳

計耳。」問翁媼何人，笑不答。伉儷甚篤，事翁姑至孝，尤善居積，自女歸後，家暴富。晟清貧起家，吝於資，女則時以錢米周人急，豔名賢聲，溢於桑梓。

年餘，賊由西道來偵實，舉村欲徙，女不可。村東固有劉厲王廟，早頹敗，女命拆瓦甓，累累置路側，如棋布，如星羅。匿翁姑于曲室，囑生領村人伏要隘，云：「見燈光即起大呼。」安置訖，賊大股至，蟻集蜂屯，疾如風雨。女華妝立村門，招之以手。賊奔入，如千岩萬壑，愈走愈迷，正謀返退，瓦甓忽飛起，碎賊首，黑風怒號，白晝若冥。賊見一女子提紅紗燈引導曰：「吾觀音案前龍女也，曷隨行得生。」賊環叩誦佛號，行十余步見紗燈大亮，伏者盡起，引吭大呼。賊亂，自相踐踏，墮大澤中。風定，官兵來，咸就擒。內一賊無兩耳，蓋即前之扛篋者。女出奩中資五千金，重建厲王廟，勒碑紀事，云：「是捷賴神助，歸功於神。」又出二千金賑鄉里。生略止之，女笑曰：「郎尚以武備為盡可恃耶？」既而生及第，父母相繼逝，生子一，名莊，秀藹可人，急為聘名家女鶴官，委以家事。時村中有孀婦生遺腹女而逝，女殮其母而撫其女，名曰棄兒，屬媳鶴官曰：「試乳哺之，長必有福，年二十始與論婚。」一日與生更行裝，隨一婢一媼，遍辭戚屬，云將往遊太行。村人爭來送行，甚有牽衣涕下者。女曰：「善視吾兒，即報德，毋戀戀也。」言已，抽劍畫地，曰：「以此為界。」視畫跡如血，而車馬已遠矣。莊後獲解官，東浙歲饑，擅發倉廩，觸怒長官，奏劾之。朝廷遣官來勘，莊伏謁甚恭，而官人殊傲慢。及詳視履歷，大驚，問父母姓氏，告之。忽伏拜曰：「是吾兄也。」自云大梁籍，父母居汴時所生，名嚴，亦少年科甲，每聞父母云有兄居揚，不意晤於此。且云已遣人迎養矣。因出資代兄斡旋，得棄官，無餘罪。嚴亦新遷官，即蒞任，無何，使者回，僅攜婢媼來，云太公太母晨起遊太行，數月不返。聞之驚悼，遣人四訪，無消息。莊即移家於汴同居。嚴新喪偶，即以棄兒妻之，甚相得。至今村人感其德，于厲王廟側建祠，肖像祀之，曰雙仙庵。

懊儂氏曰：竿木家兒有仙材歟？憐香擲果者情也，飛行跳蕩者俠也，俠得情而愈靈，情以俠而始真，然後慕寥廓之空，操吐納之術，情亦仙，俠亦仙也。慧卿，慧卿，豈以茫茫天壤絕無磨鏡者乎？抑以翩翩董郎夙有仙骨者乎？結束登場，情態令人可想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